

藏孤记

燕霄飞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藏孤记

燕霄飞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藏孤记 / 燕霄飞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 5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

ISBN 978 - 7 - 5378 - 4746 - 9

I. ①藏… II. ①燕…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855 号

书 名: 藏孤记
著 者: 燕霄飞
责任编辑: 张 丽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 57 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 - 5628696 (发行部)

0351 - 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 - 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 - mail: bywycbs@163.com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90mm × 1240mm 1/32

字 数: 230 千字

印 张: 9.375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6 月山西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378 - 4746 - 9

定 价: 32.00 元



燕霄飞 男，出生于山西省定襄县，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曾获团中央 2006 年度“乡村文化名人”称号，作品多发表于《黄河》《山西文学》《小说月报》《中篇小说选刊》等刊；获《黄河》2007 年度、2008 年度优秀小说奖，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全委会委员。

总 序

潞 潞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即将付梓出版。

在山西文坛，“晋军”之称谓始于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学新锐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走上文坛，他们跃马扬戈、左右奔突，使文坛瞩目。其时不仅山西，而是整个中国都处于文学的黄金时代。我也有幸被时代的大潮裹挟，成为当年“晋军”中的一员。时隔三十年，山西省作家协会推出《晋军新方阵》系列丛书，再度为山西澎湃的文学浪潮推波助澜，沿用“晋军”这一称谓，其意无疑是想展示今日山西作家、诗人的阵容和实力。山西文学院具体承办这项工作，正值我在文学院任职，参与了这套丛书一至三辑的运作，这在我的文学生涯中自然是一件幸事。

《晋军新方阵·第三辑》与《晋军新方阵·第二辑》的格局大致相同，收录了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三部诗集、三部散文集，而《晋军新方阵·第一辑》收录的是十部中短篇小说集。山西号称“文学大省”，确实如此。不管文学如何被边缘化，这块黄土地上永远有人做着文学

梦，永远有人孜孜不倦地写作着，也许是《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使然，也许生命个体需要这样的表达和抒发。《晋军新方阵》只是从他们中遴选出的一小部分，“冰山”的绝大部分仍掩藏在生活深处，有待于今后不断发掘和显示。

对于本辑作品，虽然我在编选过程中已经阅读，但由于文学的内涵和外延日益变得复杂，作家本身的内心和面孔也游移多变，一一谈论他们大概是件费力不讨好的事。尽管如此，我还是愿意表达阅读中一些明晰的感受。

首先，这是一些非常热爱文学的作家和诗人。为什么这么说？真正的文学有自身的逻辑和规范，它排除各种功利的实用性，只对那些纯粹的作家和诗人敞开。我认为眼前这些作品是纯粹的文学，他们不是拿文学说事，不是把文学作为工具的。他们不期待用文学来获取任何功利，不在于一定要有“专业作家”的头衔，而在于你对于文学的态度和认知。他们的作品是对其身份的有力确认。

其次，不管小说、诗歌还是散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囿于山西这片地域，他们的文学观念是开放的，美学追求是高品位的，用某一种风格来界定他们早已经不适用了。即使那些描绘黄土地上人与事的

作品，也表现出了人的想象力的丰富性、表达方式的多样性。山西曾经有着优秀的文学传统，但他们的创作已经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超越了传统。山西作家的创作不仅是山西的文化财富，更是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

还有一点极其宝贵，那就是我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可能性。可能性是最吻合存在的表述。存在的丰富性、神秘性、不确定性，或许只有通过各种各样的可能才能显示。一段故事没有结局，一些面孔若有若无，没有答案，无需答案，没有判断，无需判断。生命的存在不正是由各种可能性构成的吗？阅读中，我对山西作家和诗人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他们用一只手抓住了生命和文学这两个世界，并预示着文学未来的可能。作者有作者的可能性，读者有读者的可能性，我们只有充分地理解、感受，探寻形形色色、无穷无尽的可能性，文学才会进步，才会繁荣，才能表现我们这个色彩斑斓而又变化无穷的充满了诗一般魅力的时代。

是为序。

2016年6月1日

目录

- 001 / 藏孤记
- 051 / 奶香
- 115 / 打开门有多难
- 151 / 系红绳的翅膀
- 198 / 湿淋淋的声音
- 211 / 钓鱼
- 225 / 红云
- 236 / 房客
- 259 / 别碰我的鸡蛋
- 274 / 活化石

藏孤记

1

外面漆黑一团。嗡嗡的声音一直在响，起先我以为是水声。雨溅到岩石上，反弹起来，脸上星星点点，一凉一凉的，到最后，变成了电焊弧烫伤的感觉。所幸这种情况一会儿便没有了。凭感觉，我判定，洞口被我们压倒的灌木丛又立起来了，噼噼啪啪，有一股子酸辛的味道，我猜是未熟透的酸枣果，挂在摇晃的枝条上，绿的，红的，一粒一粒，有点像我为女儿生日准备的、挂土墙四角的彩灯串儿。嗡嗡，那声音不合情理地扩张、蔓延。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的头疼病犯了，我想我找到了声音的来源。这真糟糕，我必须扛住。身旁趴着我的两个女人。我告诉她们：没什么可担心的，这里地势高，不怕水。十三岁那年，我替父亲放羊时，发现了这个地方。后来觉得，一有危险就应该往这儿躲，却一直没机会做，直到今晚。

这里是个山窝，潮湿阴冷，随便一摸，便粘一手滑腻腻的东西。我们一家三口倒爬进来，刚好藏身，就是不能随便抬头，否则尖锐地痛。我估计岩石擦破了我的后脑勺。女儿趴在我们中间。我能觉出，由于恐惧，她的鼻息局促、生硬，如喷出一枚枚铁钉。我还没来得及把生日礼物送给她。我拿出压在胸脯下的手，放她小脑瓜儿上抚摸。狭窄的空间内，这些动作严重走形。“宝贝，说话就天亮了，亮了就没事了……”我安慰她们。这话在暴戾的黑沉沉的雨夜，多么无力、无助。我知道。可我得这么说。

女儿没出声。我老婆没声息地哭了，是用手捂嘴发出的呜咽。空间所限，我只能将嗡嗡的脑袋，紧抵住冰凉的岩石，想象她哆嗦的肩头、抽动的鼻翼、哀怨的眼神。第一次见到她，我就发现，这个外地女人有着一双会说话的哀怨的眼睛。她和另一个叫来仔儿的外地女人一起来到我们这里。来仔儿长着一头好看的自来卷发，个子娇小，乳房饱满。我选择眼神哀怨的做我老婆后，不久，头发卷曲的也嫁到了我们村。六年了，来仔儿一直没能怀孕。她常把这个苦恼跟我老婆倾诉。

长夜漫漫，外面仍是漆黑一团。岩石的冰冷坚硬地渗进我的脑壳，我忍着头痛，不打算阻止老婆的哭泣，我知道她为什么哭，我知道，只要我坚持一会儿，她就会停止哭泣，反过来安慰我，好像刚刚哭泣的人是我：“没什么大不了的是不是？这有什么，我们从头再来好不好？”每次都是这样。每次我都会想，这是个不错的女人。跟着我过的这几年，她吃了不少苦，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家慢慢走上了正轨，悄悄丰富了内容，我们有了电话、电视、冰箱……如果顺利，摩托和电脑也不算远。那天晚上以前，我们就是这样想的。彩灯闪烁，烛光迷离，我们在精心营造的氛围里，切开了从城里买回的蛋糕。我们的女儿五岁了，一整天蹦来跳去的，吃蛋糕时变得格外安静，小心

舔净每一根手指。我知道她耐着性子，等着我把生日礼物正式送给她。那是一只维尼小熊，普通的毛绒玩具。她已偷偷打开包装，看好几遍了，却装作不知道，一直为我们猜测。小狗汪汪？小兔乖乖？小猫咪咪？哦，女儿歪着小脑瓜，假装思考。我们笑着，做出不知道她已知道的表情。大水就是这时候进村的。它挨家推倒院墙，漂走院里的一切，扁担、水桶、咸菜缸、农具、鸡笼、柴火垛……这些东西打着漩儿离开了我们。事实上，洪水给了我们三天时间，我们却没做什么准备，我们以为，是下了三天普通的雨。

女儿一声不吭，好像睡着了。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她依然嘤嘤啜泣。

我没有劝慰的意思。我猜这会儿，我们的村庄、我们的家——这些年我们吃的苦、费的心思、我们丰富了的内容、精心营造的氛围，还有小熊维尼……都被大水淹没掉了，打着漩儿离我们而去了。就这么回事。我把她们带到了这里，就这么回事。我头疼得厉害。

女人忽然一声尖叫。

我问：“怎么了？”

女人说：“它进来了。”

我说：“什么？”

“不知道。它从裤管滑进来的。”

女人不哭了。我们好一阵沉默。我没有任何办法。

“好了，没事了。”女人终于开口了，“我把它攥住了，它不动了。”

2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我费力睁开眼，亮光的地方，有星星闪

烁，蓝色精灵一齐旋舞，冲我招手、挤眼睛。我还看到，小熊维尼划着一艘尖尖的木船，向我驶来，水面上漂着许多我熟悉的东西，电话、冰箱、电视机、水瓮、风箱、咸菜缸……在维尼的带领下，打着漩儿，向我涌来。早晨的风砂纸一样打着脸。我很快清醒了，幻觉消失了，那些蓝色精灵，是灌木丛滴水的叶片变的。我试着动动手脚，喊她们。她们似乎都睡着了。我用两肘着地，蜥蜴一样爬出去。把我老婆和女儿拖出来后，发现，她们都已不会动了，关节跟石块一样坚硬。

拍她们的脸蛋，喊她们，把她们弄醒我出了一身冷汗。我老婆一睁开眼就蹦了起来，抖索裤管。我女儿坐起来后，一直看着山下。我们也朝山下望去，觉得事情没有想象得严重。烟霭云雾，岚岫深处，我们的村庄好端端地立着，仔细辨认，还有公鸡鸣声传来，还能看到许多烟囱冒着烟，蓝色炊烟，逶迤而起，很快融化进了灰蒙蒙的雾霭中。只不过，洪水退去后，留下了触目惊心的橙色淤泥，涂满了我们的街道、院落、房前屋后。看起来，我们的村庄是一艘停泊在画布上的船。我们快步下山，竟有些许兴奋。女儿走在最前面。我跟老婆打趣说，她一定非常挂念小熊维尼。

我们没有想过，这有什么问题。

显然，新的生活摆在面前，需要重新对付。比如走路时的姿势与节拍，淤泥改变了我们的习惯，每走一步，不得不迟疑半秒，以便拔出脚后跟，好像我们在思索要不要给过去留点什么。进了村，看到许多忙碌的人，拿着各式工具，从淹没小腿肚的淤泥里，打捞还有利用价值的东西，洗刷一新的农具、泡得发白的木器、浮肿的皮鞋、死去的禽畜，每捞出一件，就像出土文物般，立即招来人们的围观、辨认、品评、哄笑。在离村五里的地方，有人捞回一包裹着油纸的性具，兴奋地到处打听是谁家的东西。人们脸上溢着笑容，干着手里的

活儿，很随意地跟我们打招呼，好像我们刚吃完早饭，走在出工的路上。

没有了围墙，我们直接进了院子，看见邻居程大毛正抱着他爷，从房上往下传。我上前搭了一把。文昌爷是我们这儿最高寿的人，行事高古，不谙世俗，经常给人讲赵氏孤儿的事情，感觉是以程婴、公孙杵臼自居的人。事实上，愿意听“老古董”讲古的人，越来越少。年轻人更愿意谈论打工、赚大钱、找小姐。程大毛看我老婆脸面不好，将冲到他家的几块木板还了回来。我们大度地相互宽慰：没有了围墙，就是一家人。我煞有介事地检查房屋，实则无法下手，对不期而至的新生活束手无策。

一棵枣树，孤零零地斜撑在屋前，许多绿叶子溅落在污泥里，可以想象它昨晚的遭遇和坚贞。——很长时间以来，它成了我记忆中的某种标记和象征。

我抱着枣树，额头内升起一声苍凉的嘶喊，划破时空，化于青烟。我老婆已以最快的速度，盘点出了一份损失清单，并用麻绳和草木灰作标记，圈划了属于我们家的打捞范围。我们家是幸运的，屋里进的水不多，电器、衣柜等大件没有损伤。“亏咱一冬没歇，得了垫高屋脚和院子的益。”我老婆抱着梳妆匣高兴地说。这种梳妆匣，大抵本地家家有一只。我老婆习惯将她认为的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放里边。“昨晚逃得急，没有带它，我为这个黑漆彩画的匣子担心了一晚。”她搂着梳妆匣说。我有点难为情，觉得昨晚有点小题大做，或许在房上用塑料布搭个棚也行。我老婆安慰我还是上山保险，她说，得是咱这样房，像来仔儿家就玄。

乡里来人了，带来了一些钱和慰问的话。我拿着老婆从梳妆匣里取出的户口本和身份证，去领救济时，看到一男一女两个干部挽着裤腿，坐在村委门前洗脚。他们的鞋放在水池边，一双运动鞋糊满泥

巴，一双俏皮的高跟鞋却纤尘不染。通过四只鞋子，我们还原出了他们进村时的情景，那是些粉红的画面。我们暧昧地交流、窃笑，直到慰问会正式开始。他们反复赘述使我们知道了，这次洪涝灾害不大，“全乡损失的无非是些鸡鸡猫猫羊羊狗狗，无一人死亡！零伤亡！”妇女干部打了胜仗一样宣布。她讲话的时候，很多人只是盯着桌上那只包。

过了一会儿，按照要求，我们用身份证或村委的证明，瓜分了包里的钱。慰问活动进展得非常顺利。双方都没感到太大难度。他们拍着空包，就要宣布结束时，有人想起了宋大个儿。“宋大个儿没有来……他和他老婆都没有来……他家最穷了，你们短下谁也不能短下他的钱……”喊话最喧的是三婶儿，宋大个儿一位本家婶子。因为能言善辩，她常做媒说合，也常挑拨离间。当初三婶儿领着两个外地女人到我跟前，我选了眼神哀怨而不是头发卷曲的做老婆。命运就是这样。在三婶儿的鼓动下，我们团结起来，不让干部们走。尽管没有人把宋大个儿当成同类，但跟外人比较，他属于我们村。

我们藏孤村有两个怪人，村里人在外面经常这样介绍，一个甚也不思谋，一年到头瞎写书；一个地里草长下一人高也不管，就知道侍弄动物，臭腥烂气的。宋大个儿爱好动物久负盛名，我曾以他为原型，写过一篇差一点发表的小说。小说里，宋大个儿孤僻木讷，不喜欢跟比动物会说话的人打交道，宁愿与饲养的猫狗牛羊蛇鼠青蛙和蜥蜴沟通。宋大个儿可以与各种动物相亲相爱，唯独与人隔河而处。没人指望从宋大个儿那里借出一分钱，也没人指望宋大个儿为动物以外的事出一分力。“不能相信，你们竟然吃它们。”小说和现实中的宋大个儿都这么鄙夷地说过。当然，为了体现和谐温暖，小说结尾时，宋大个儿在大家的帮助下，成了愿意帮助别人也愿意接受别人帮助的人——跟大家一样的正常人。我以为，这样才好，这样的小说才会

发表。

生活不像小说，会有结尾。一辈辈的人轮转着，多少年了，我们村的宋大个儿除了容颜，没有别的改变。他少年时的各种怪僻延续至今。据牵强的解释，最后一位买羊人眼中的贪婪，被他看到了，将一圈牛羊颐养天年后，他不再饲养禽畜了，他开始饲养蛇蝎这类阴险的东西。他以此为生，仍穷困潦倒。他的窄刀脸整天蛇一样阴郁着。可以想象，他得到了全村人真诚的诅咒。人们一度曾认为，他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现在，他成了我们村有名的恐怖分子，谁要吓唬人，便借助他的名头。勉强结婚后，为了继续他的特色养殖，宋大个儿把家搬到了溥沱河的盐碱地里，与人类隔岸而居。

“不能走不能走……你们短下谁也不能短下他的钱……”

两位干部耐不住缠磨，答应为宋大个儿在灾区再待一会儿。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大家都要求他们踩着没膝的淤泥，亲自把温暖送到宋大个儿饲养蛇蝎的家里去。大家把期待的目光，投到妇女干部光滑白皙的小腿肚上。村主任年逾六十，还想连任，默许了大家的做法。如果文昌爷在场，会为我们这些不肖子孙感到惭愧，愿意趁活着，多讲几遍“程婴藏孤”的古事给我们听。糟糕的是，我们这些藏孤遗民冥顽不化，不曾真正走进祖先的故事，不曾真正走进程婴的内心、文昌爷的内心、自己之外任何一个人的内心。眼下，藏孤遗民的目光，在妇女干部那儿勃起，不可理喻地兴奋着。

一班乌合之众，簇拥着两位光鲜的干部，向溥沱河对岸的盐碱地进发了。

大家兴奋地完成着这件事。似乎是，由白昼和黑夜组成的生活，需要新鲜色彩与气味。烈日当空，地气蒸腾，空气里弥漫着焦糊的气息。脚下的烂泥发出沉闷的声音，好像地底下，有一群促狭的鬼魂，追逐、踩踏我们的影子。

一伙半大小子，率领几个光屁股小儿跟在后面，号叫起哄：

天上乱交云

地下雨浇盆

云往东，一场空

云往西，水凄凄

云往南，大水刮起船

云往北，××洗大腿

.....

3

实际来说，宋大个儿不算坏人。

我了解他，基于了解自己。大家日出日落，出工收工，吃饭时，端着碗在树荫下聚拢，谈论收成和遥远的时政。实际上，这是存在于眼睛、嘴巴和耳朵里的事情，没有真正意义的心灵相交。这就是正常人的生活。在差一点发表的小说里，宋大个儿曾发出这样的质问：人，究竟算怎么一回事？来世一遭，就为成为某种形象？最后成为后代的记忆？人应当怎样真实而健康地度完一生？老实讲，这是些无聊的困惑。人这一辈子，无非衍续祖先的记忆和梦想，最终，再成为子孙的记忆和梦想之源而已。就这么回事。我们努力做的，是祖先努力做过的。祖先曾经困惑的，我们依然困惑。就这么回事。

现在我们合力做的这件事，会成为怎样的衍续，没有人去想。

六月天的河水冰凉，有点反常。涉水而行的队伍骤然沉静下来，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地，好像水流中潜伏了亿万条蛇。紧张的空气中，弥漫着“咝咝”的声响。